

文化透析

乔治·W·布什中东政策的政治心理探析

张全义

摘 要: 本文结合政治心理学原理,对乔治·W·布什的中东政策进行分析,认为布什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工作经历等因素对其政治人格形成起了关键作用,美国的中东政策实际上是布什政治人格的真实反映。

关键词: 家庭背景;宗教信仰;棒球哲学;政治心理;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

作者简介: 张全义,浙江万里学院政治学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05级博士生(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 - 5161 (2008) 02 - 0074 - 07

中图分类号: G371

文献标识码: A

乔治·W·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的中东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毫无疑问,这与美国自“9·11”事件以来战略格局的调整有很大关系。但从微观角度看,美国中东政策也是布什本人政治人格的反映,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布什的人格烙印。本文试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布什中东政策做出心理分析,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布什政治人格的真实反映。

一、政治心理学简介

随着现代心理学的诞生,一些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从各自的角度有意识、系统地将心理学的有关知识运用于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研究,并逐渐创立了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政治心理学。

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被称为政治心理学之父的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就把行为主义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并将研究视角定位在心理历程对政治产生的影响。他的《精神病理学与政治》(1930年)、《权力与人格》(1948年)、《政治行为分析》(1949年)等著作成为这一领域开创性的成果,并形成了三四十年代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拉斯韦尔的主要贡献是将心理动力学的概念移植到政治行为中。他认为,人们往往会将自己未实现的或未被承认的心理冲突移植到外部的政治世界。这种认识对此后几十年的政治心理学研究起了重大的引导作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政治心理学发展的顶峰时期。学者们将心理学的方法广泛运用于各类政治现象的研究中,其研究范围从反犹太主义的根源、选举人的动机到关注团体冲突与战争心理、意识形态与态度之间的关系,其中关于人格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觉》可谓认知政治心理学的开山之作,他在这方面的重大理论贡献

就是借鉴了心理学理论，将认知心理学娴熟地运用到国际政治中，揭示了理性行为体由于心理机制和认知过程(错误认知)等原因造成的非理性决策。1978年1月政治心理学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ISPP)正式创立，这标志着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走向成熟。“9·11”事件后，政治心理学再次引起学者的关注，他们认为，政治心理对政治事件、安全、利益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

总体看，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主要定位于对个人人格、政治行为、情感、心理动机、集体决策等微观领域，即政治领导人的外交思路及行为与其政治人格有着直接关系，如政治领导人的政策偏好为保守还是激进，领导模式是外向性还是内敛式，执政风格是默契、理性、民主还是独裁或模棱两可、隐晦甚至果敢等。因此，通过解读其政治心理就可判断政治在现实压力下的各种可能表现。^①

二、乔治·W·布什中东政策的政治心理分析

1.发动伊拉克战争——家庭责任的一种变相折射

政治心理学家在对个人心理分析过程中发现，早期的个人经历对其成年后的人格会产生较大影响。如19世纪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和观察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说过：如果我们想理解支配一个人生活的偏见、习惯和爱好，我们必须观察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孩这一时期情况；我们必须审视世界投射到他心灵上的第一个印记；我们必须聆听唤醒他那沉睡中的思想力量的第一句话。从婴孩时期的摇篮中将可以预测他的整个人生。^{[1]3}

已有的历史案例证明，许多历史人物成年后的政治心理都与他们早年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一些心理学家在对圣雄甘地、美国一战时期的总统威尔逊以及阿道夫·希特勒的心理进行解读后得出结论：这些人物的政治理念或偏执狂式的政策都与他们早期的家庭环境、宗教熏陶或自卑心理有直接关联，早期的经历尤其是童年的遭遇对他们日后的政治动机和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①具体地说，威尔逊在一战时期不愿同其政敌妥协的性格及其对别人控制的欲望“产生于他从小对父亲的竞争与敌意。”^{[2]61}

在谈到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时，人们往往把它看作是一场“子承父业的雪耻战争”^{[3]9-10}，这样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固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同美国对中东的整体战略有关，特别是伊拉克的地缘优势、能源储备是导致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一大诱因。但是，美国为什么在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说在萨达姆政权后期比较“配合”的情况下还不惜制造假情报最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直至把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可以说，布什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是为了推翻“暴政”，为所谓的“改造中东”树立典范，而是为了自报家仇，完成其父亲老布什“未竟的事业”，这种“复仇”情结可看作是布什狭隘心理的真实反映。布什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个人价值观与他的家庭背景是相吻合的。不仅如此，布什的家庭情结也深深影响了他在国内问题上的态度，如在同性恋、堕胎、死刑、干细胞、安乐死等问题上，布什的观点明显是保守的。无疑，家庭背景对布什政治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4]12}

乔治·W·布什于1946年出生于显赫的布什家族。其祖先是17世纪初期从英国渡洋而来的布

^①例如在对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人格的分析中，政治心理学家普斯特(Post)认为萨达姆的好斗特征受到了其恶性自恋症(Malignant Narcissism)的影响。

什家族后裔，母亲巴巴拉·皮尔斯·布什（Barbara Pierce Bush）是美国第 14 任总统弗兰克林·皮尔斯的后代，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是美国第 41 任总统。布什本人也曾对《纽约客》（*New Yorker*）说：“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米德兰的，但我要说，如果人们想了解我，就需要了解米德兰和米德兰的性情。”^①

布什的家庭责任感来源于其家庭背景的熏陶，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受到政治环境的熏陶。布什一家住在米德兰的时候，老布什已经开始涉足政坛，并加入共和党。小布什也一样，非常喜欢参加政治活动。在布什家里举行的宴会上，或者在募捐者那里，上八年级的他就非常娴熟地活动于其父亲的朋友间并能做到客来迎接，客走相送。^{[1]35}

布什个性中有很强的家庭标记（Family Logo）。在美国人看来，布什家族是信守新教传统的典范。^{[3]6}老布什的母亲多罗瑟·沃克·布什（Dorothy Walker Bush）在传承新教教义和布什家族遗风中可谓是头号功臣，美国学者认为她将“同情心、责任心、爱心、诚实”的优良品德带给了布什家族的每一个成员，1980 年进入耄耋之年的她还因此获得了圣心大学（Sacred Heart University）的荣誉博士学位。^{[3]3}谈到布什的“责任心”不得不提起夭折的妹妹。1953 年布什的妹妹罗宾·布什（Robin Bush）死于白血病，布什当时不足八岁，她的母亲悲痛欲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精神恍惚。布什多年后回忆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留下了一个剧痛，不然的话，那将是幸福的童年回忆。”^{[1]23-25}成年之后的布什曾说：他懂得了不要以想当然的态度来对待生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要把生命的每一天过得充实、过得愉快。为了抚平母亲悲伤的心，小布什不得不担负起“小男子汉”的责任，这无疑促使布什对“责任”二字的过早理解。^{[1]25}

布什对捍卫家族的声誉也具有很强的责任心。1987 年《新闻周刊》调侃老布什为“懦夫”，他坚决与父亲站在一起并用实际行动来捍卫家庭的利益与价值。他对媒体说“父亲是伟大时代的产物，并秉承‘职责、荣耀、朴素’的价值”^{[4]9-10}。之后，他继续发挥“小男子汉”的责任，并全心全意支持父亲参与总统竞选。为了不给父亲的政敌留下可攻击的话柄，他甚至戒酒戒烟，改变“牛仔形象”^{[4]17-24}。

在 1991 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由于受到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的掣肘，老布什当时未如愿将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之后，萨达姆也没有在美国的军事、经济打压下就范。这种僵局一直持续到老布什下台都没有打破，这使得小布什耿耿于怀。在他于 2001 年就任总统后，一直寻找机会完成其父心愿，自上台伊始，就伺机寻找各种机会打压伊拉克，企图借核查、经济制裁来从内部整垮伊拉克。此外，布什还利用伊反派力量企图从外部来颠覆伊拉克政权，但未能如愿。2003 年 3 月 20 日，布什最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最终“公报私仇”。显然，布什的家庭对布什的政治人格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待家庭的负责，或者说继承家庭遗风、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是导致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实原因之一。

2. 仇视穆斯林——个人宗教偏执的一种再现

有学者认为，二战结束至今的 60 年里，美国经历了 11 位总统。相比之下，目前在任的布什总统可说是对宗教问题最为关注、强调最多的一位，以至于当人们谈到布什主义时，都不能不考虑其对宗教问题的高度关注及其在宗教自由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布什自幼成长于基督教家庭，但他年轻时对宗教信仰并无太大兴趣。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德克萨斯州开发油田，屡战屡败后

①米德兰是美国西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乔治·W·布什在那里生活到 13 岁，米德兰开放的视野以及那里的风土人情给布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始酗酒。1985年，他与著名福音派牧师葛培理有了一次“改变生命”的长谈，这是他个人生命的转折点，并经人介绍参加拥有120人之众的德克萨斯州米德兰福音派圣经讲习班，开始在奥斯汀参加卫理公会的聚会。到八十年代末，他的生活与以前已全然不同。布什自己也说：“这种转变并非政府的某个社会活动的结果，而是我受到了更高层次的召唤”^[5]。

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辩论中，布什使用了“重生”（Born Again）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变化，并称耶稣基督是自己最崇拜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可以改变人们的心灵。美国学者保罗·肯戈在评价布什的基督教信仰时说道：“在这个政治家的信仰普遍受到怀疑的当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什的信仰就是他的生命指北针。”^[6]他当选总统前的论文集《持久奋斗》就是一首基督教赞美诗的题目，这首赞美诗强调基督徒要服侍现世的事业并按上帝的意愿行事以成就大事。从德克萨斯州议会大厦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始终秉承“没有先知，人们就会迷途”的圣经理念。^①

诚然，美国没有固定或统一的国教，但毋庸讳言，宗教事实上始终与美国历史的进程紧紧交织在一起，并对美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外交、伦理等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影响。日本教育家新渡户稻造在他的著作《武士道》的开篇中举例说，一位美国人在听到日本人多数不信仰宗教时惊呼：“那你们（日本）怎么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呢？”^{[6]1}这个事例道出了宗教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照理说，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多元化宗教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特点。然而，布什偏执的新教理念却使他“走火入魔”，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布什的“原教旨主义”。特别是“9·11”事件的爆发使他骨子里的宗教偏执理念得到了空前发挥，并引发了他对穆斯林长久以来的成见，于是便将“9·11”的一切罪过都一古脑地归罪于穆斯林，并将穆斯林与恐怖、邪恶直接挂钩。布什认为，“9·11”后他是“秉承上帝的使命”、作为“当下最合适的人选”进行宗教“征伐”^{[4]11}的人，并扬言：如果你不是我们的朋友，你就是我们的敌人。富有宗教色彩的话语——“邪恶轴心”说法因此而诞生。在伊拉克战争发动前夕，布什还“不慎重”地将这场战争比喻成是“新时代的十字军东征”。他自己也承认，“上帝告诉我，‘乔治，到阿富汗去和那些恐怖分子战斗吧’。我就照着做了。”^[7]可以说，这种所谓的“不慎重”也是他对穆斯林仇视心理的真实反映。

此外，布什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也受到宗教偏执的影响，极力迎合民众的愤怒和报复心理，并以美国的“普适”价值观和“例外论”来提升美国人的自豪感。布什把美国等同于正义的化身，代表着“自由、同情、宽容和品德”，把反恐斗争说成是“善”与“恶”的搏斗，以此为美国的行动做道德辩护。在这种非白即黑的道德问题上，布什政府还公然宣称，无论在国际和国内都不允许有中间立场，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反对我们。

更为险恶的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布什还将“讨伐异教”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美国电视主持人丹·拉瑟说，“9·11”后，美国的“爱国主义”热情已经达到“杀气腾腾”的程度。排外和宗教不宽容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是排外概念中的敌人，因此美国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便成为美国排斥和离间的目标。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仇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美国一些著名的宗教领袖都掩饰不住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歧视。比如右翼的福音派领袖富兰克林·格莱姆牧师说，“伊斯兰教是一种邪恶的宗教”。南方浸礼会前主席杰里·瓦恩斯牧师则宣称先知穆罕默德是“被恶魔缠身的孩童”^[8]。

①这是源自《圣经》里的一句话，原文为“Where there is no vision, the people will perish”。

此外，布什还把其宗教信仰与其用人哲学紧紧结合起来，深信共享的价值会带来认同，而认同的价值是家庭、群体、宗教和组织的粘合剂，所以在用人策略上，我们发现布什“雇用与他价值观接近的人并期待他的手下用这种共享的价值做出决定、采取行动。”^{[4]15-16}从布什对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国务卿赖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等鹰派人物的任命就可见一斑，这些“智囊人物”像布什自己一样对穆斯林抱有极大的成见。

更有甚者，布什还把他的宗教偏执渗透于国内政治宣传。2005年布什在精心准备的第二次就职演讲中大谈特谈的是“自由”，“自由”一词出现的频率竟然高达49次之多。布什发誓要对“束缚各国人民”的专制者进行斗争，强调将致力于在全世界传播民主和自由，“以实现结束我们世界里专制国家的最高目标”，并将美国歌颂为“黑暗世界”中的灯塔。布什说：“所有生活在专制及无望中的人民应该知道，美国不会忽视他们受到的压迫，也不会为他们的压迫者开脱”；“当你们为自由而奋斗时，我们就和你们站在一起”^[9]。显然，布什演讲中的政治含义十分清楚，那就是在反恐问题和伊拉克问题上，不跟着美国走、不接受美国的标准和行动，就是对“反恐战略”的破坏。

3. “棒球哲学”——布什政治人格的理念支撑

布什的政治理念中充满了“棒球哲学”。布什本人也曾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当年经营棒球队时所积累的经验，恐怕很难连续两次竞选总统成功。

还在布什4岁时，老布什就亲切地称呼布什为“小男子汉”，并有意识地通过竞技型运动来锻炼他的毅力和耐力。据一位朋友回忆说：少年时代的布什一旦参加某项比赛，往往会坚持到底，直至取胜。^{[1]23-27}1963年前后，布什进入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学习并当选为该校棒球队的啦啦队长，显示了他组织和号召力的领导潜质。棒球生涯同时也造就了他的团队精神。他敢于启用能力上比他强的人，只要价值观念基本相同，就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坦言道：与布什共事时间愈长，就对他制定的计划感到激动和抱有信心。^{[4]83}无论是布什的赞扬者还是批评者，他们对布什在用人上的亲和力和建立联盟时的号召力都深信不疑，就像布什自己所形容的那样，“我是一个团结者，不是分裂者”^{[4]149}。

1988年在布什接管了德州牧场队（Texas Rangers）后，他的领导才干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同时也激发了心底的实用主义哲学。1998年当决定竞选美国总统的宝座前，他以高额利润转让了德州牧场队的股份。这桩交易让布什用很少的投资赚到了巨额利润。布什在商场上屡战屡败20多年后，终于扬眉吐气，跻身于千万富翁之列。当200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他已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富有的总统候选人，排名仅次于林登·约翰逊。这种商业上的成功也激发了他心底实用主义的哲学灵感并塑造了其领导才干。布什事后回忆棒球生涯对他的启发时说：“棒球生涯对与政治和管理而言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训练场地，棒球比赛的底线意在胜利或者失败。”^{[4]266}

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外交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布什“棒球哲学”的影响。从四岁的“小男子汉”到少年的“接球手”，从青年的“啦啦队长”到牧场队的“总经理”，布什个性中“坚毅”、“固执”的个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9·11”事件后，正是布什的果断和临危不乱，才使美国人认同他这位“战事统帅”的角色，甚至把布什个人与总统职位等同起来，直呼布什为“总统”或“我们的总统”^{[10]105}。在对阿富汗战争中，他也成功地发挥了“啦啦队长”的作用，说服俄罗斯、中国等几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同加入他的反恐联盟并使安理会第一次真正行使了“集体自卫权”。因此，有学者认为，布什是建立联盟的大师，而棒球生涯使他受益无穷。^{[4]150}

此外，布什所倡导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中东路线图”战略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作为“棒球统帅”的心理。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在遭到联合国主要常任理事国和欧洲主要盟国反对的情况下，布什政府还是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布什的“棒球哲学”在起作用，用他的话说便是：“我只在乎结果。”^{[4]265} 尽管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事进入第五个年头，随着美国士兵死亡人数的增加和伊拉克局势的不断恶化，其个人声誉也跌到了最低点。但就目前而言，布什既不承认“失败”，也无意从伊拉克撤军。

布什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棒球哲学”事实上在伊核问题上也有所反应。2007年12月，美国情报部门称“伊朗已于2003年停止核武计划”的评估报告，使布什对伊朗的强硬政策受到影响。但有学者称布什政治意识很强，一直声称将“超越父辈”。因此美国对伊朗的报告从某种程度上并不表明布什彻底放弃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决心。就在布什2008年1月8日起对中东七国进行“告别之旅”前，仍念念不忘提及伊朗的威胁。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布什称：伊朗仍是一个威胁，虽然已经停止了核武器计划，但它可以很轻易地重新启动这一计划。目前距离2009年1月20日美国新总统宣誓就职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可以预测，布什不会在剩下的日子里甘心于“无所作为”。

三、结语

政治环境影响政治领导人的人格，反过来人格对政治环境也产生影响。但这并非把研究的目标局限于个人，因为有时需要把个人的行为与群体场景下的其他人或群体行为结合起来考虑。强调政治领导人的作用也并非否认群体对决策的影响。事实上，政治领导人和群体之间的影响是互动的，群体对于政治领导人的最后决策也起着重要影响，政治领导人往往会受到群体的制约和组织原则的牵涉。鹰派人物、保守势力、利益集团、反伊斯兰势力事实上也对布什的中东外交政策造成许多影响。当然，历史渊源、市民社会、选民民意与竞选策略、草根政治、个人因素、国家安全与反恐斗争等因素也会对政治领导人的决策产生影响。

此外，历史环境和事件对领导人政治人格的塑造作用也不能小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布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对布什的个性形成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的几次中东战争、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毫无疑问加深了他对伊斯兰宗教骨子里的憎恨，其“邪恶轴心”、“十字军东征”等话语事实上和历史环境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因此，在对政治事件的分析和预测中，不能离开社会环境或时代背景，否则会影响判断的客观性。

总之，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混沌性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并非完全处于一个理性的世界，国际冲突、国内冲突中的非理性因素往往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在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我们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不应满足或局限于传统的宏观式的泛泛议论，而应更多地从具体的人格入手，揭开各种神秘的面罩，开启微观政治分析的大门。^①

①王逸舟2005年12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高级论坛”上的讲话。

[参考文献]

- [1] 小阿瑟·M·史勒辛格, 比尔·多卡斯·汤普森. 乔治·W·布什[M]. 张建中, 译. 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 2005.
- [2] 王逸舟. 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 [3] William Lavanrosser, Rosanna Perotti. A Noble Calling, Character and the Geroge H. W. Bush Presidency[M]. New York: Hofstra University, 2004.
- [4] Carolyn B. Thompson, James W. Ware. The Leadership Genius of George W. Bush, 10 Commonsense Lessons from the Commander in Chief[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2003.
- [5] 刘澎. 宗教自由与布什主义——布什及美国政府关注“宗教自由”问题的动因[EB/OL]. [2006-03-16] http://ias.cass.cn/show/show_project_ls.asp?id=895.
- [6]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M]. 张俊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 [7] 上帝派他去战斗[EB/OL]. [2005-11-03]. <http://news.sina.com.cn/w/2005-11-03/10568198634.shtml>.
- [8] 李晓岗. 美国反恐战争的社会背景[EB/OL]. [2005-05-19]. http://ias.cass.cn/show/show_project_ls.asp?id=858.
- [9] 朱锋. 充满宗教激情的政治布道——评布什就职演说[EB/OL]. [2005-01-23]. <http://news.sina.com.cn/w/2005-01-23/09404920043s.shtml>.
- [10] Fred I. Greenstein.The George W. Bush Presidency, An Early Assessment [M]. New York: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olitical Psychology Analysis over Bush's Mideast Policy

ZHANG Quanyi

Abstract Subject 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this essay attempts to have an analysis over Bush's Mideast policy. The author holds that Bush's family background, religious belief as well as his working experiences contribute chiefly to Bush's political personality. Therefore, US's Mideast policy is typically a representation of Bush's political personality.

Key Words Family Background; Religious Belief; Baseball Philosophy; Political Psychology; Bush Administr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责任编辑:李意)